

論「目連故事」主題變文的教化性及娛樂性

李星璇

摘要

俗講原為佛教講經演變而成，因此教化意義十分深厚，藉由不同的故事題材教化世俗。直至後代的講唱文學，皆以變文為其宗而加以演變，其中的教化觀念及其與娛樂結合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中國的俗文學，藉由〈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緣起〉之文本，探究其佛教教化與世俗娛樂的融合，以及其中三教融合的演變。

關鍵詞：變文、目連救母、佛教觀念

一、前言

佛教於中國流傳的起源之說眾多分歧，然而可信的史事可知其於東漢明帝已經流行。然而於其時，直至東晉時期，而後進入隋唐時代，佛教的流傳階層，大多偏向於上層的帝王與少數的知識階層，例如：東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英王供養沙門。永嘉年間，晉闕公、衡陽太守滕永文設齋會誦經，禮拜佛像等。¹而佛教曾於北周時期受到壓迫，而於隨唐之際再度蓬勃發展，並普遍流傳於民間百姓。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發展，其後的隋煬帝亦是，而唐代雖以道教為國教，但隨著儒、釋、道三者互相辯答，佛教仍得到相當的重視與發展。而其中，佛教的普及的轉變，與隋唐的社會經濟以及學術發展有一定的關係。寺院透過許多方式而教化世俗、佈施群眾，故佛教寺院的經濟來源十分重要。然而寺院之經濟除了所屬莊院的生產之外，亦包含信眾的捐獻。而舉辦法會、齋會等活動，除了能傳授教義之外，亦能得到信徒的捐獻。

唐代俗講興盛，指的是通俗講經，又包含講誦梵經與講說因緣二類。這些聽眾多為一般世俗百姓，因此，言簡意賅而富含教化之功。而變文為唐朝之際，受佛教影響而流傳於寺院、廟宇之說唱文學作品，是以講述佛教本生因緣，宣揚教義為主要題材。而變，含變更、改寫之意，其中關於變文之說法各有相異之處²，但所指稱的文體，大多以取材於佛教經典亦或民間傳說中，富含教化意味，並加鋪述改寫，包含說與唱之部分，亦可能包含圖像，使其通俗生動之文學。因此，變文中的教化意義十分深厚，藉由不同的故事題材教化世俗，並為使其淺顯易懂而用以故事性質及圖像方式表達。然而直至後代的說話講唱文學，皆以變文為其宗而加以演變，這其中的更易值得探究討論，以了解其相關之演變。

在此，〈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被潘重規先生分類為“佛弟子和佛教故事的變文”。相對於一般非佛教的故事題材，〈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更可從其中看出中國民俗文化與佛教思想融合的蹤緒。因此，潘重規先生才會刻意將《敦煌變文集新書》的編排順

¹ 以上資料引取自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台北縣，谷風出版社，1987.07 出版。

² 變文之變有變更佛經的文本而成俗講之意。再論，唐代俗講以講經為宗，採取民間流行之說唱體如變文為支流，增強化俗之功。又說，蓋人物事蹟以文字描寫則謂之變文，省稱變。以圖像描寫則謂之變相，省稱亦曰變，其義一也。或指，變一字不過是變異、便之意，其中並無深文奧義，意指將一種題材改變為另一種題材，如將佛經故事改為說唱文。亦稱，變文是與畫卷、壁畫、畫幡等繪畫作品相配合的演唱底本，為一種轉變的演出。參考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04 一版，頁 429-445。

序做一番整理³，以藉此看出變文發展的先後次序。而在此可藉由前輩學者的視點論述其中變文發展的脈絡，試而分析變文發展中的演變。而其中敦煌所存錄之變文多為唐時期所流傳下來，唐時期之佛、釋、道三教融合之蹤跡亦可由敦煌所存之變文見得。故在此以〈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之文本材料論述中國文化如何與佛教經典相交融。並以其中的教化觀念與娛樂觀念二點為論點，分述其中三教相融的精神與思想。

二、變文之源起

佛教流傳至中國之後，信仰階層大多限於少數的知識階級，一般群眾百姓因識字並不普及，既無法翻閱佛經更加無法識得其中的義理。而於早期因其義理未明，故採取格義之法使得中國士人能接受其思想教義。但由於士人階層亦是少數族群，因此若欲推廣至一般民眾，仍需更普遍以極淺顯的義理教義，而變文這種文類便誕生於此時。「在東晉以來，有些和尚就嘗試用淺近的方法來傳教，這種方式叫做『唱導』。」⁴雖然於實行之初有些僧侶視其過於俚俗，卻也承認其功效甚大，更易使信眾明白教義。而至唐代，經過前其長時間的戰亂後，因為社會經濟逐漸安定，因此，對於民間信仰與信仰活動能有較多的參與。而唐代之俗講舉辦可分為民間與官方兩種，一種為奉皇帝勅命所辦，一年分春座、夏座、秋座三次，一切設備極為講究，並由當時高僧所主持。另一種是民間社邑所共同集資主辦，亦為一年三次「『局席』兩字有宴會之意；大約敦煌民間在舉辦春秋講座的前後，由社邑同人輪流送納物品供給寺僧，作為每次俗講寺僧酬勞之用。」⁵而變文便是於俗講之時宣說的依據文類。

然俗講之前必先押座與開題。押座而有押座文，為聽眾未就定位、安定聽眾時所宣說。「然押座文乃開題前所吟，似不必取義於佛座。余今竊為之說：押者即是鎮壓之壓，座即四座之座。」⁶因此於變文中，則分有一類為押座文。其中有通用押座文，如：〈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押座文(一)〉、〈押座文(二)〉。以及專屬某篇之押座文，如：〈維摩經押座文〉、〈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八

³ 依潘重規先生的考量，將變文分類如下次序：1.押座文、2.講經變文、3.講釋迦太子出家成佛故事的變文、4.講佛弟子和佛教故事的變文、5.有說有唱的歷史故事變文、6.有說無唱或有唱無說的歷史故事變文、7.對話體的變文。參考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12 初版。

⁴ 羅宗濤編撰，《敦煌變文：石窟裡的老傳說》，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11 三版，頁 3。

⁵ 同註 2，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頁 151。

⁶ 向覺民等著，《俗講變文與白話小說》，台北市，西南書局有限公司，1980.05 初版，頁 95。

相押座文)。而押座文是否能應用通用於所有宣講內容，需看其內容所論是否夠有所侷限。「開題者，初展卷發講之謂，宋高僧傳讀誦篇總論云：『如今啟夾或曰開題。』即其事也。」⁷而後唱經，亦即詠經、轉讀，為唱誦經文。再而為解說經文，其後為吟詞，周圓反覆而至終卷。相對於押座文，於俗講結束亦當有解座文。然於敦煌寫卷中，未有篇題名為解座文之篇章，然而由押座文中的句子，如〈三身押座文〉中「今朝法師說其真，坐下聽眾莫因循；念佛急手歸捨去，遲歸家中阿婆嗔。」⁸或可查知其內容說辭。亦或於變文文本中可見，如〈目連緣起〉「无上菩提勤苦作，聞法三塗豈不驚。今日為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真經。」⁹〈不知名變文(一)〉「欲得千年長富貴，無過念佛往西方，合掌階前領取偈，明日聞鐘早聽來。」¹⁰等可見類似解座文說詞。

變文在潘重規先生所分類，其所宣講的內容之中，大體可分為講史與說經兩大部分，例如：〈舜子至孝變文〉、〈伍子胥變文〉、〈昭君變文〉等篇，為講說歷史傳記或人物傳說為故事題材；〈維摩詰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破魔變文〉等篇，為講說經典或自由論述的佛教題材。然而變文為一廣泛的名詞，其中包含的部分有俗賦、詞文、詩話……等內容。將其區分為佛典故事與中國歷史故事，範圍仍顯過大。其中許多佛教部份的變文是與佛典有所雜融的，因此而造成於《大藏經》中古逸部以及疑似部中有許多重疊之處。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即存於《大藏經·古逸部》。而這亦顯示出變文於傳播佛教的影響與地位。

世俗間之宗教信仰除了給予世俗民眾思想情感寄託之外，亦包含處世為人的教化觀念，在此，佛教亦不例外。佛教藉由俗講之演說宣講，進而闡揚佛教教義與處事準則。然而，在佛教中，對於中國傳統教化思想下忠孝兩全的觀念，佛教更為重視孝道思想。例如：在史傳中之伍子胥，一般中國傳統士大夫之論述，皆以伍子胥之忠為論述。然〈伍子胥變文〉雖亦雜揉儒道思想，但仍以伍子胥報父仇之孝為主論，而後論其對吳國之忠卻未得善果。或許因佛教初傳至中國時，中國傳統觀念中對於出家行為違反孝道的責難，而使得佛教要更加強佛教中孝道的觀念。而孝道觀念的加強可從佛教的典籍中察見，如〈父母恩重經〉、〈孟蘭盆經讚述〉、等篇章。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之觀念及故事可能源出於〈父母恩重經〉、〈孟蘭盆經〉中。

⁷ 同註 6，向覺民等著，《俗講變文與白話小說》，頁 89。

⁸ 同註 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

⁹ 同註 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80。

¹⁰ 同註 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05。

唐代俗講所述的變文，是為將艱澀難懂的文字語言，轉化為世俗民眾能接受的範圍，但仍需保存佛教特有的性質，否則便將全然與佛教無關而毫無意義。因此，承襲於前期的詠誦經典的經師，與歌唱事緣的唱導二部份。然而在詠誦經典的部份，則為迎合世俗民眾，而將其經典轉讀為世俗口語之文字。而歌唱事緣之部分則依韻文之形式開唱，或許受六朝、隨唐詩風影響，其中韻文多為五言或七言為主，亦有三言、四言、六言等詩偈。藉由唐代變文所包含的說與唱兩部份，逐漸演化為俗文學之中的許多表演藝術。如寶卷、子弟書、平話等方面。

隨著語言文字的通俗化，說唱宣講的場所亦愈來愈世俗化。從宮廷、寺院、道觀、而至戲場等。然而也因為俗講的通俗化，使得一般市民階層更易接觸與了解，進而達到傳播教化的功能。而為了傳播與教化市民百姓，有時言語亦更加通俗淺顯，進而形成對答體甚而為代言體的文學模式。如〈茶酒論〉、〈下女[夫]詞〉以及〈孔子項託相問書〉等體裁。藉由風趣及機智性的言談達到娛樂的效果與教化的目的。

三、「目連故事」主題變文之教化性

由於地方風俗與社會環境的差異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因此當文化傳播發展之際隨著各項因素而融合變異。俗講藉由唱導而教化群眾的形式，亦隨著時間演變而逐漸將重心有所偏移，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娛樂性質的加強，以及隨著時代推演而逐漸融合的儒、釋、道三教之觀念。隨著時代的演變，佛教先是引用道教之學為佛典釋義，而後又雜揉儒家孝道觀念為己用，因此，佛教思想逐漸將中國特有的思想文化融合發揚。如大陸學者李小榮在《變文唱講與華梵宗教藝術》¹¹一書中分析，中國佛教包含釋家的業報迴轉思想、儒家的孝道為本觀念、道家的長生不老概念。藉由這些觀念的融合，造成佛教故事的教化方式與說法將有所差異。如「盂蘭盆經，在早期的目錄裏載為失譯，唐以後才署名為西晉竺法護譯，據一般學者推測，很可能是產生在中國，華梵合作的經典。」¹²早期典籍中認為父母之恩深重，為報其恩德，必當於七月十五之際行盂蘭盆供養，誦讀〈盂蘭盆經〉。而這觀念不只見於〈父母恩重經〉、〈盂蘭盆經〉，連〈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於文中亦包含這觀念。

儒家的孝道可分為物質的供養為第一層面，以及誠敬的行為心意是第二層

¹¹ 李小榮著，《變文唱講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市，上海三形書店，2002.06 一版。

¹² 同註 2，羅宗濤編撰，《敦煌變文：石窟裡的老傳說》，頁 105。

面。進而有許多的孝行表現，如保重身體，不敢毀傷。揚名於世，彰顯父母之聲譽。而其中於〈目連緣起〉之末列舉諸傳說故事於其中。

且如董永賣身，遷殯葬其父母，感得織女為妻，郭巨為母埋子，天賜黃金五百斤。孟宗泣竹，冬月笋生。王祥臥冰，寒溪魚躍。慈烏反哺，書史皆傳。跪乳之羊，從前且說。¹³

由上述之文句，可知其中儒家之孝道教化，融入於佛教思想中，並受中國民間故事影響，佛教宣講帶有許多民間傳說的色彩，因此結合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故事為例證，並以書史皆傳敘述儒家所欲達成的立功的目標。

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變文〉的孝行表現主要在於為拯救母親，而捨身入地獄中，並願意以己代替母親受過，費盡千辛萬苦，方能救得母親脫離苦難罪業。這故事觀念源於〈盂蘭盆經〉然而在〈盂蘭盆經〉經中的雖有孝道觀念的產生但對孝道行為仍界定不明，行為鋪述也不完整。但於其後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緣起〉、〈目連變文〉則將目連救母之孝心與孝行作一番描繪。如奉養母親之部分雖然較為少數，僅於〈目連緣起〉中提到目連欲外出經商時「白於慈母：『而擬外州，經營求財，侍奉尊親。』」¹⁴然而儒家三年之喪、祭之以禮卻無遺漏。如目連於父母過世之後，以儒家之禮儀侍奉母親的喪事後才出家。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提及「羅卜三周禮畢，遂即投佛出家。」¹⁵〈目連緣起〉則述「羅卜見母身亡，狀若天崩第滅，三年至孝，累七修齋，思憶如何報其恩德，唯有出家最勝。」¹⁶〈目連變文〉又說「目連葬送父母，安置丘墳，持服三周，追齋十忌。然後捨卻榮華，投佛出家。」¹⁷顯示出中國傳統儒家禮儀仍無法偏廢，必須將其思想禮教融入於佛教教化中。因此，對於儒教中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之禮教規範亦須融合闡述。

並且「目連故事」主題中細膩描繪目連救母脫離苦難等方面的過程，以及對目連見到母親受苦的悲傷心理多有所提說。不單只是佛教教義中勤做法會、造盂蘭盆等佛教儀式的宣揚，還有其它更深刻的孝心表現。而目連修道完成而得正果之後，不忘父母之恩，欲尋得父母之下落，而開啓天眼觀占父母。未料母親因生

¹³ 同註 3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79-680。

¹⁴ 同註 3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69。

¹⁵ 同註 3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85。

¹⁶ 同註 3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70。

¹⁷ 同註 3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36。

前宰殺過度，更甚者對佛三寶不敬，而墮入於阿鼻地獄中。於是目連便在冥間、地獄尋找母親，覓得母親脫離地獄之後，親自服侍母親飯食「目蓮乞得耕良飯，持鉢將來獻慈母。于時行至大荒交、手把金匙而自哺。」¹⁸以及目連對於母親飽受地獄摧殘之苦的心理傷痛。

母子之情天生也，乳哺之恩是自然。兒與孃孃今日別，定知相見在何年。那堪聞此詖咤苦，其心楚痛鎮懸懸。地獄不容相替代，唯知號叫大稱怨。隔是不能相救濟，兒亦隨孃孃身死獄門前。目連見母却入地獄，切骨傷心，哽噎聲嘶，遂乃舉身自撲，由如五太山崩。七孔之中皆流迸血。良久而死，復乃重甦，兩手按地起來，政頓衣裳，騰空往至世尊之處。¹⁹

目連見母親於地獄、餓鬼道中受苦，於是要救母親脫離這苦難，便拜託佛世尊的幫助。但因母親的罪業過於深重，以及母親慳妬之心過重，以致於落至餓鬼道中無法進食，甚至因慳妬之心而加深所受苦難。

罪人總得生天上。唯有目連阿孃為餓鬼，地獄一切並變化，總是釋迦聖佛威。目連蒙佛威力，得見慈母。罪根深結，業力難排，雖免地獄之酸，墮在餓鬼之道。悲辛不等，苦樂玄殊。若並前途，感其百千萬倍。咽如針孔，滲水不通。頭似太山，三江難滿。無聞漿水之名。累月經年，受飢羸之苦。遙見清涼冷水，近著變作膿河。縱得美食香飧，便即化為猛火。……青提慳貪業力重，入口喉中猛火生。目連見母喫飯成猛火，渾拋自撲如山崩。耳鼻之中皆流血，哭言黃天我孃孃。南閻浮提施此飯，飯上有七尺往神光。將作是香美飲食，飯未入口成便火。口為慳貪心不改，所以連年受其罪。

20

藉由目連的孝心與誠意，終而能救母親脫離阿鼻地獄、餓鬼道、畜生之列進而往住西方。相對於〈盂蘭盆經〉，「目連故事」主題之變文中對於地獄的描述與目連母親所受的罪業描述更為仔細。由於〈目連變文〉有所脫落，而無法詳細比較，但依〈目連緣起〉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而論，對於地獄與罪行則法的詳

¹⁸ 同註 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13。

¹⁹ 同註 3，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07-708。

²⁰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10-713。

細描述當有其深意，而〈目連緣起〉以目連救母故事為主軸，進而勸人行孝、佈施文中以目連與母親間的敘述較多，例如有一段敘述目連出外經商返家後，目連聽聞他人說母親的惡行，而詢問母親佈施情況的情節時，母子間的對話與咒誓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則簡短以「兒子不經旬月，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汝〔付囑營〕齋作福。因茲欺誑凡聖，命終墜阿鼻地獄中。」²¹。〈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則以敘述孟蘭盆的緣由為首要，並因此卷變文附有圖像，固亦有許多圖像性的描述詞語，對於目連的動作及身處的場景多有細膩的摹寫。此外〈目連緣起〉中以目連的救母的心情以及因果報應的描述為多，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以敘述目連救母的過程與儀式以及各種情況的描述為主。

〈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除了目連孝心的描寫，也運用目連入冥間與地獄所見，對於二處的摹寫來說明世間罪業的果報觀念，奉勸世人勿誤入歧途，予以警惕的效果。並藉由對每種罪行所受各種責罰加以摹寫，以告誡世人的當注意自身的言行舉止。如「目連問曰：『獄中罪人作何罪業，當墜此地獄？』獄主報言：『獄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損常住游泥伽藍，好用常住水果，盜常住柴薪。』」²²告誡人們「欲不得攀刀山者，無過寺家填好土。栽接菓木入伽藍，佈施種子倍常住。」²³這部份可說是宗教對於世俗無形的規範，以無形的制約審判，而加強人們對於惡行的抑制。

此外，對於佛教三寶之供養亦有所宣說，傳達應對佛門弟子尊重，應當恪守禮儀，並且超渡儀式有一定的功德回報。「於是孟蘭既設，供養將陳，諸佛慈悲，便賜方圓救濟。」²⁴因此於〈孟蘭盆經講經文〉中說道「目連依教便修行，供養三尊及大眾，福利遐超於鬼趣，願我慈親領受之。因茲息苦得停酸，免受倒懸三惡道，離却鬼身休惡趣，得像祇園禮世尊。」²⁵傳達出大乘佛教渡化眾生的觀念與教義。並且勸說佛國境地之美好，希望能教化世俗並領悟其中佛法大義，免去迷於三界之苦。如〈目連緣起〉「奉勸聞經諸衆，大須布施莫因循，託若專心相用語，免作青提一會人。須覺悟，用心聽，閑念彌陀三五聲，火宅忙忙何日了，世間財寶少經營。」²⁶教化世俗民眾誠心念佛，以便於日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並於此處可見得，淨土宗之之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之思想亦包含其中，以及發願迴

²¹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85。

²²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97。

²³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97。

²⁴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77。

²⁵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451。

²⁶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80。

向的功德轉嫁觀念之描繪。如〈目連緣起〉「目連依教奉行，便置道場供養，虔心聖主，願救慈親。蒙我佛之光威，母必離餘地愈，升於天上。」²⁷以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引得阿孃住於王舍城中佛塔之前，七日七夜，轉誦大乘經典，懺悔念戒，阿孃乘此功德，轉却狗身，退却狗皮。」²⁸足以見得變文之內容思想融合多元的文化演變，並加以承襲運用於民間教化。

四、「目連故事」主題變文之娛樂性

目連救母之故事議題最早之出處應為《佛說盂蘭盆經》²⁹為竺法護所譯之經典。全篇 793 字。經由後人不斷加以鋪排衍生，雜揉各種文化思想、民俗傳說於其中，進而使得目連救母這一故事更加多元繽紛。除了內容的擴大之外，另有各種形式的搬演。如戲劇、曲詞等多樣的表現形式。

目連救母這一故事題材廣泛的被運用於各種文學領域，甚至是戲劇之中，例如同為講唱文學，相關的寶卷故事有〈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等篇。〈目連救母幽冥寶傳〉不只撰述目連之父母，其源述及曾祖母與祖父之故事，其後才與〈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等篇章有內容上的相關，並說目連受封為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而〈目蓮三世寶卷〉開端與〈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等篇之開端無大差異，然而目蓮母親墮入地獄後，目蓮為救母親而誤開獄門而使八百萬鬼魂脫逃，於是轉生於世名曰黃巢，於世間殺滅鬼魂。又投生屠家名為賀因，屠宰畜牲。後來受菩薩指引，成為地藏護法。由此可見得民間傳說之演化多元而豐富，並有傳說錯置相混的情況。

而在戲曲有《目連救母》、《目連救母行孝戲文》、《目連戲》³⁰等相關戲劇，而流傳於民間的故事版本亦十分豐富多樣。目連救母的故事題材結合中國傳統的民俗宗教與民間信仰，逐漸融合相佐，進而產生出佛、道人物思維相融的故事題材，並且透過宗教及文化傳播，而流傳至日本、韓國等地，演化出不同的故事情節與信仰儀式。如〈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篇中的地獄觀念與中國泰山冥界頗為相似，皆紀錄人世的善惡與掌管人們死後的審判。並且於〈目連緣起〉中地獄鬼卒、閻王之形象仍未十分鮮明與著墨僅以「牛頭把

²⁷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80。

²⁸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15。

²⁹ 參考，季羨林主編，《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09 一版，頁 116。

³⁰ 參考，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市，明文書局，1985.01 初版，頁 457-470。

棒，獄卒擎叉。夜叉點領罪人……。」³¹等名詞敘述，而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卻有神分生動的對話以及形象表現。並且其中五道將軍、牛頭馬面、羅剎夜叉、善惡童子等人物形象多元而且鮮明，並藉由對話突顯人物特色。如

空中見五十箇牛頭馬腦，羅剎夜叉，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聲如雷鳴，眼如掣電，向天曹當直。逢著目連，遙報言：「和尚莫來，此間不是好道，此是地獄之路。西邊黑煙之中，總是〔獄中〕毒氣，吸著，和尚化為灰塵處：」³²

而〈目連變文〉因下半部亡佚而無法有資料佐證。而唐代所盛傳的《十王經》中，十王信仰以及輪迴轉生，亦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的五道將軍有所關聯。經過後人的衍生創作，形成豐富的文學作品。

不同於戲劇，寶卷與變文同為講唱文學的系統，並且二者有相關的淵源存在，並有許多學者將變文視為所有講唱系統的起源。故在此，將〈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與〈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二者作一番比較，試論變文發展至後代說唱文學：寶卷，其中觀念之演變。當目連救母故事逐漸脫離宗教教化，而加強世俗的娛樂性與口語性，其中的教化意味便降低，但因中國文學的傳統背景上，教化意味是不能免俗的一種存在。而娛樂性質的加強，表現在故事情節的附會與口語藝術的表演。〈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所教化的孝道觀念，至〈目連救母幽冥寶傳〉、〈目蓮三世寶卷〉則相對淡薄，目連之母青提對於僧侶不敬以及殺生慳妬之行爲，導致死後墮入地獄。但於〈目連救母幽冥寶傳〉中雖有同樣的行爲，但其起因在於青提夫人本是下凡歷劫，當有此難。而〈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細說目連入冥間、地獄救母的過程，而在〈目連救母幽冥寶傳〉則以許多的篇章描寫目連身世的源起，而〈目蓮三世寶卷〉則多增因誤開地獄之門，而使得鬼魂脫逃的情節，而增加目連轉生於世的部分，對於救母之事由，則因目連主掌地獄而超昇。

由兩篇寶卷所描述鋪排的情節，對照〈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的情節，可知救母情結只是目連遊歷冥間地獄的起因，救母的孝行表現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於目連遊歷各界的精采過程，以及途中經歷

³¹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672。

³² 同註 7，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701。

所遇的各位神祇。藉由這些情節的鋪演，而達到世俗對於幽冥幻想的娛樂性。當故事情節偏向娛樂要素時，爲了使聽眾明白與投入，必要的附會能加強聽眾的反應與理解。例如，目連俗家之姓名爲羅卜，於〈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中並無其原由，但於〈目蓮三世寶卷〉提說因老和尚化緣時，正巧有人挖到蘿蔔，便施捨與老和尚，而他蘿蔔未洗便食用，隨即身亡，目連之父斂葬他後得子命爲羅卜。而〈目連救母幽冥寶傳〉傳象得到瑤池金母所給予的桂枝化身之蘿蔔，並且在四娘懷胎時食用這蘿蔔，因此乳名爲蘿蔔。可知變文演說題材經過世俗化後，更貼近群眾而加強其娛樂性質。

五、結語

藉由變文故事的演變與發展，可知文學創作為貼近各時代的閱聽群眾，而有所融合與轉化。爲貼近風俗民情以及社會文化，雅文學與民間文學、俗文學相互影響、彼此激盪。然而在此，此類說唱的文學藝術，並不僅只是忠孝觀念或宗教教義的傳達，也是市民生活的娛樂之一。因此，對於文學創作如何貼近群眾，進而達道教化目的，亦或是教化觀念展現於文學之上而宣導於民眾，兩種方法而所產生的教化思想，值得注目關切。

東漢桓帝末年時，大月氏國之支婁迦讖亦至洛陽，翻譯大乘經典。至苻秦道安，始將譯經加以蒐集分類，編成目錄，內分：撰出經律論錄、異出經錄、古異經錄、失譯經錄、涼土異經錄、關中異經錄、疑經錄、注經及雜經志錄等八部分，共收經典六三九部八八六卷，爲漢譯《大藏經》之始。而隨著時代之演變與觀念之融合，《大藏經》中亦有古逸部〈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傳抄。其中代表了典籍觀念與教化思想並非一成不變，既然思想教化會融合、轉化，其中的表演形式、表演場地，亦可能有所變遷。透過這種演化，中國民俗中的講唱文學因此而更趨蓬勃，並在其後又有宋元話本的出現，以及話本形式的轉變而成案頭文學的擬話本，這展現出中國文學的相互融合轉變。然變文這一文學體裁，已被學界定論爲說唱文學之源流。而藉由此〈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之教化及娛樂之演變，試而將佛教思想與中國民情以及勸善教化與世俗娛樂做些許分析論述。

參考書目：

(一)原典文獻

CBETA 發行《大正新脩大藏經》

王汎森、陳國棟、李孝悌、湯蔓媛編輯，《俗文學叢刊 352 說唱寶卷》，台北市，新聞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05 初版。

潘重規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12 初版。

(二)一般文獻

向覺民等著，《俗講變文與白話小說》，台北市，西南書局有限公司，1980.05 初版。

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04 一版。

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市，明文書局，1985.01 初版。

李小榮著，《變文唱講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市，上海三形書店，2002.06 一版。

李騫，《敦煌變文話本研究》，瀋陽市，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10 一版。

季羨林，《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市，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09 一版。

張鴻勳著，《敦煌說唱文學概論》，台北市，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10 台一版。

張鴻勳著，《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台北市，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02 台一版。

羅宗濤著，《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羅宗濤編撰，《敦煌變文：石窟裡的老傳說》，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11 三版。

鎌田茂雄著，鄭彭年譯，《簡明中國佛教史》，台北縣，谷風出版社，1987.07 出版。

(三)單篇論文

李小榮，〈目連故事中國化的文化意義〉，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4 年 02 期。

李小榮，〈略論敦煌變文中的孝親思想〉，鹽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 年 02 期。

李小榮，〈論三教融合與變文的世俗化〉，鹽城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1 年 02 期。